

辛亥  
百年祭

# 先知有悲怆

## 追忆康有为

徐刚 著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  
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康有为

作家出版社

# 失知有悲怆

追记康有为

徐刚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徐刚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7

ISBN 978 - 7 - 5063 - 5783 - 8

I. ①先… II. ①徐… III. ①康有为 (1858 ~ 1927) - 传记  
IV. ①B2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344 号

## 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

---

作 者：徐 刚

责任编辑：姜琳 钱英

装帧设计：孙 俪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0 × 240

字数：400 千

印张：20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83 - 8

定价：32.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序者，引言或导读之语。本书所记为一百多年间人与事。其要者：号称“天朝大国”之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亦遂告结束，由是生出民国肇建之始的各种新潮旧流，各路仁人志士，及其合纵连横，聚散纠结，文采风流。其人物也众，其事件也繁，且为世纪之交，新旧杂陈，斑驳陆离可知。笔者以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为传主，记其生平之概要，以他们不同凡响的跌宕起伏，而宕荡，而起伏。窃以为，有此三公则旧朝崩坍、民国初生之风景大备矣！

然民国从何而来？康梁何功之有？袁世凯缘何而出？

每每念及古希腊贺拉斯“时间磨灭世界的价值”一语，便心有震颤。哲学非我所长，虽不能确切地解释贺拉斯之语，却总会生出感慨：人是健忘者，我等概莫能外。古西哲所言，是否有时光久远之后历史被遗忘的苍白淡薄之意？如是，则时光之矢把往昔推向遥远更遥远，而不古人心将坠入深渊更深渊！不堪设想者为：我们寄居的世界一旦失去历史的缤纷万象，进化更替，生灭故事，其厚重与智慧顿没，其价值几何？因此故，我中华大地上一百年前之苦风凄雨，悲壮惨烈，晚清当国者的愚顽贪婪，不能不记。此一时期的黑暗与屈辱，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有如下概述：当时清王朝“根深蒂固之闭塞风气，非自身力量所能打破，必俟外患频来，痛惩深创，然后天朝之迷惘，始憬然以觉。首以鸦片战争，继之美法联军，与甲午之役，加以台湾等地之丧失，江宁、天津、马关之辱国条约之签订”等等，丧权辱国，罄竹难书。割地一割再割，赔款一赔再赔，列强环伺，乃至登堂入室，瓜分豆剖也。再加之天灾频仍，苛捐杂税，流民哀号，饿殍遍野。是时也，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华大地上遍布悲愁困苦、焦灼愤怒之干柴，于忧时伤国之心之灼烤下，中国，你在等待什么？“始憬然已觉”者何在？

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在任一沉闷幽暗之历史时期，期待也者，憬然而觉者，皆离不开伟人之精神火光。中国的期待，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近代西方之思想及科学知识，自明代传教士及徐光启等先行者开启蒙之始，又经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堵塞、苟延，其间虽有短暂之洋务运动兴起，而国家积弱，一败再败的结果已如前文略述。不妨说，这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鲜有的几近亡国之耻辱史。人们渴望变革，希冀着有光于黑暗中烧出一条裂缝来，有能使干柴成为烈焰的精神之火之迸射者，可以寻觅救国图强之路。有清一代，也曾有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以及从陈腐守旧中拔起而放眼全球的星火闪烁，若林则徐、魏源、龚定庵等，但随即为暗夜吞没，昏聩依旧，腐败依旧。直至康有为先是于万木草堂讲学课徒，广布知识，再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力拔封建专制赖以维持之千年道统，若春雷之先出，风暴而继作，是有康梁“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文化与精神之火光，谭嗣同被砍头时的血，“去留肝胆两昆仑”。其时，孙中山、黄兴等亦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奔走起事，倡言革命。然后是楚望台下枪声，清廷惶急之下，袁世凯应运而复出矣。

想起了卡莱尔所言：“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叫喊：‘看这不是木柴燃起的火吗？’”卡莱尔并且告诉我们，所谓伟人就是“离开了他干柴就不会燃起来的火光”，而“一代人最糟糕的征兆莫过于对这一精神之火光的普遍无视。”善哉斯言！倘若没有精神之火光，何以让形同死灰之人心激活跳跃？何以使沉闷死寂之社会稍有活气？又何以显露腐朽败亡之原形？谈何变革！谈何图强！谈何新民！这样的变革大势所趋也，既无可避亦无可免，其性质，如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其职志，相类欧洲之文艺复兴”。

有论者谓所有的伟人都是孤独的，此其心境也，然其必有言说，必有论著，其文扛鼎，其思浩荡，文起百年之衰，思接千载先贤，云何独孤？伟人之诞生，必经历漫长岁月之磨砺，中西文化之累积，且必具有非凡之天资，蓄之既久，刚柔相摩，火光出矣。干柴既成烈焰，一个或几个伟人的身后必定是一群仁人志士，应先知之声而共鸣之。民国，乱世也且短暂，然各种人物，各有心性，各具怀抱，各领风骚，其思想之活跃，识见之高远，著述之丰富，人物之众多，后世所不及，且皆具共同之愿望：救

民于水火，富强我中国，钩沉茫茫史料，笔者似乎得见，伟人既非圣人亦非完人，其先知先觉，能发精神之火光，大异常人；而举凡七情六欲，则无异也。更有可称之伟人的另一面或有可能是罪人，但，因为他们发出的火光，或其开辟之功，我依然拥护卡莱尔所言：“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当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启，在火光的召唤下集结起民众的大队，伟人的传记便因之而更加丰富，后来人一读再读，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人物行止，文字语境，可以为镜，可以外视内省，可以悲声落泪，可以会心一笑……如此这般，我们的七尺之躯便承接于历史中了。当今之世也，物质挤压，精神贫乏，科技日新月异发展，文化夜以继日沉沦，有此承接，或可使日渐平庸、行将枯槁，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亦或因此得一风生水起，荒草重绿之机。

读者诸君啊，抚今思昔，不过百年，然哪有比忘却我民族曾有之先知与伟人更可叹？更可惜？更可悲者？当你翻开书页，其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的一枝一叶，倘能使君心摇曳，并与任公共一叹：“史也，史也！”则笔者万幸、书之不尽。

是为序。

徐刚 2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

# 目 录

序：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 001

卷 首 / 001

第一章 出亡——沧海浮槎死生 / 006

第二章 印度——大地古国兴衰 / 020

第三章 欧游——推求物质救国 / 036

第四章 诗记——斯亦微言大语 / 052

第五章 南洋——听似涛声依旧 / 084

第六章 革命——心事苍茫为谁 / 102

第七章 忧愤——吾土吾民吾教 / 120

第八章 归去——依然沧海横流 / 135

第九章 访旧——泪酒盈杯波澜 / 155

第十章 天心——策杖云山追魂 / 201

第十一章 先知——守望仁爱之道 / 255

第十二章 未济——樱花明月天游 / 277

结 语 / 302

跋：我离民国有多远 / 306

## 卷首

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仓皇出逃，清廷海陆追兵皆阴差阳错空手而归，命也！南海先到香港居二十日，港地已闻追杀之声，南海必欲见老母后方行。其时，“当初六日闻变，卓如电上海孺博告变”，“初八日陈子褒电广州公善堂区谦之……谦之夜渡江来吾家告变，而不欲明言，然时以吾为必死矣，举家饮泣，谦之竟夕坐催收拾行李”，“十日乃下澳船，船甫开，逮捕吾家之兵即至”，终得逃脱。十六日与老母相见，“凄惶万状”，南海跪告母亲：“有为不孝未能救天下，几危老母，虽天幸得全，而贻以大忧，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劳太夫人泣问：“尔弟可安？”康有为谎言相告：“安，已往蒙古僻地矣。”“生本有涯，道终无济。”九月十二日，凌波踏浪到日本，居东京明夷阁。

一八九九年二月五日，康有为四十二岁生日，劫后之寿，珍贵何比？“梁启超偕同门人三十余人上寿，饮于东京上野园。”（《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下同）清廷得报后密派杀手，非欲置康于死地，且向日本当局施压，康有为惊魂未定，又匆匆就道，二月十一日，“由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廿七日抵加拿大……”三月四日，乘船赴湾高华，二十六日乘汽车过落机山顶，大雪封山，光明照映，译者请名之，因名曰“太平顶”。南海不以“光明顶”而以“太平顶”名之，此乃祈中国太平，天下大同理想之偶一闪露。由此为始，康有为开始十六年周游四大洲、三十一国之历程。有的国家一游再游，“先后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考政治，察风俗，记工商民生，访古迹，无不与中国相对照比较，去一地必有一著，新论迭出，条陈剖析，其为游记也，亦如南海既往之《上清帝书》等，声情并茂，血泪凝成，发为心声之作。其《欧洲十一国游记》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七

集)有言:中国“闭处内地,不能空天地之大观。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以药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痾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既惶既恐,以忧以惧,虑其弱而不能胜也。”

与康有为一向落笔生情,句成而美文出一样,南海以上自白却另有深意;流亡之中,家国命运皆为茫然之康有为,仍本救国救民之初衷,角色却有所转换:从奔走呼号者成为奔走“采药”者,做“耐苦不死之神农”,尽“天之大任”,而寻遍大地,尽嚼百草,寻药、配伍以制方,南海深信,集他国优良之大成,岂无良药可治当今中国之痾?可致未来新中国之富强于大地?

又恐不胜其任,然康有为自信道:“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采,大嚼横吞,其安能不别良楛,察宜否,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大地有百果百药,南海先摘之尝之,倘不宜甚或有毒,康有为先已尝遍矣!在遍游、博采、多撷、审察之后,“吾为厨人而同胞坐食之,吾为画工而同胞游览焉”,南海之为神农、为厨人、为画工,视中国为病母也,侍汤药以疗疾,进百果以滋养,览风物以舒心,祛病固本,国得以富强,民得以安生,康有为所念念不忘者也。

惟于此时,康有为不仅从有限的译著中窥世界之一角,而是切切真真地面对一个一个或者繁华或者贫穷或者新生或者古老的国家,康有为原本宽阔的文化视野,在流亡十六年间,日长夜伸乃至广大。南海与在他之前更早游览西方者一样,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自我意识顽强而坚挺;不一样的则是:康有为不以“中国的天干地支为尺度”(李雪涛语,康有为著《欧洲十一国游记》序),去丈量所见表层之西方文化,康有为的宏大志向是“欲铸新中国,遥思过大秦”,而“大秦”、“泰西”等模糊甚至有点茫茫飘忽的形象,在南海笔下变得具体而生动,如莫哈所言:“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的距离中。”(引自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康有为正是借助了他一以贯之的当时之世

无出其右的对语言、文字的精准确把握，即莫哈所言之文学性，完成了对西方世界脱离集体描述的含混的过程，从“大秦”、“泰西”的朦胧，清晰为一国一族，乃至肤色之黑白，头发之金黄，眼眸为蓝色，以及语言、风俗之各异。缩短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十六年筚路蓝缕，南海注世界乎？世界注南海乎？

然后才有康有为对不同文化之交接、碰撞、增益文明之精彩议论。在《印度游记》序中，康有为教人惊讶地自称：“中国人之游印度者，自秦景、法显、三藏、惠云而后千年，吾为第五人矣！”此“第五人”因何衡量而得？康有为又说，海路未通而陆路之艰险，“非高僧坚苦者不敢游”；然康有为自海道行，经槟榔屿至恒河口之卡拉吉打，即可入印度，且“海波不兴，如枕席上”。而“吏于卫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岁月相望，视如门户，然而无一人记印度之教俗、文字、宫室、器用……以资国人之考镜采择，以增益我文明”，以此言之，南海便自许为千年以来之第五人了！

且看康有为如何言说印度，言说文明：

夫印度者，大地之骨董也，教俗、文字、宫室、器用至古，为欧美祖所自出，文明所关至大也。自身毒竹杖……始入中国，乃白马驮经而后，佛典大译，浮屠新义及幡幢锐铍大行于中夏，以增长文物知识。夫物相杂谓之文，物愈杂则文愈甚，故文明者，知识至繁，文物至盛之谓……印度之文物大入支那，故支那之文明更广，心学、灵魂、戒律、塔寺是也。盖娶妇必择异姓而生乃繁，合群必通异域而文乃备。（《康有为全集》第五集）

上述文字，萧公权先生在其颇有影响的《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中引用后认为：“此似是康氏文化综合论的理论支持，可经由中西两文明中最进步的因子结合而成，亦即如梁启超所说的‘构成一种不中不西，既中既西’之新学派”。善哉！此论。而对于中西文明之如何结合，其各自优长何在，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康有为有此一解：

夫欧美固自有其美者，形而下之物质，诚不可少也，采其长

可也。中国亦有其粹者，形而上之德教，诚不可废也，补其短可也。若震欧美一日之强，则不择而尽师之，因中国一时之弱，则不择而尽弃其所有焉，此今东学语所斥为奴隶性之服从主人耳，未闻立国者损益折衷而可若是也。

可知：在不得已而流亡，在看似打发岁月的漫漫长游中，康有为是一个堂而皇之的中国人，如其所言，是采撷者，也是东方文化之传播者。其无忧乎？其有忧也！其无疼乎？其有疼也！乱国病民，其最忧者也；老母在堂，流居香港，为已所累，而不得尽孝，其最疼、最苦者也。而流亡者如影随形的孤独，也没有能把他淹没。如梁启超所言，康有为还是个利乐主义者，在流亡途中他享受着一切，异国风情，粗精饭肴，乃至在印度大吉岭为风雪所困，几乎断粮，他也享受着孤独，还有爱情，南海把这一切统统化成为日日挥毫的血泪文章，哪怕在彼时和今时之有些人看来，是满纸“荒唐言”的《大同书》。

几年后，南洋槟榔屿，南海携爱媵三太太何旃理倚栏望海，得诗三首：

凄迷山海雾冥冥，  
校罢新诗似梦经。  
独有朝云陪寂寞，  
茅亭赏雨倚云听。

怀抱千秋八表思，  
滂沱四吐欲何之。  
灵光谔谔为谁发，  
绵邈芳馨写付诗。

谁令憔悴作诗人，  
三度槟榔屿上春。  
泽畔行吟赋骚者，  
千秋人诵屈灵均。

吟罢，南海执旃理手说大同之义。

何旃理想起在美国做中学生时，因好奇读过空想家傅立叶的书，谁人无梦？谁人不欲去苦求乐？即便大同如梦，亦为极大极美妙之梦也。此前只知康有为上书救国，出亡异乡，睹其像而慕之，后见其人则爱之从之，其言必称今后之新中国已足动人，况南海胸中空天阔海，尚有大同新世界之构想秘不示众，而今旃理略知矣。沉思冥想片刻，款款而谓南海：为有此梦公不朽……

余不才，生也晚。征典求书，悠游往昔，追记风云一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合古理，也因笔者对康有为心向往之而欲罢不能。

风波在望，涛声可闻，冥思苦索而边追边记，如行山阴道美不胜收，如听正气歌心晃神驰，种种收获先被滋润者乃我自己，再奉献给读者。又拾得三两朵山花野芳，祭康有为在天仙游之灵而告曰：先生生前曾谓有死而不亡者，一百多年后，华夏子孙思南海者日众，此其不亡乎？岂止不亡，不朽也！

## 第一章 出亡——沧海浮槎死生

知前辙之不遂兮，  
未改此度；  
车既覆而马颠兮，  
蹇独怀此异路。

——屈原《思美人》句

沧海浮槎，康有为出亡矣！

先是光绪二十五年，即一八九九年，康有为出亡之初首度远游，在加拿大组保商会，后易名保皇会。保皇云者以揭西太后图谋废光绪帝而力保之也。夏秋间居文岛，岛屿盈千，雪光照人，南海日游一岛。据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始则结布为帐幕，继则装璜为渔室，名曰寥天。”由“志士冯俊卿奔走供给，调护至周”。九月，劳太夫人在香港患病，康有为自加拿大经日本，二十二日过横滨，“匪徒纵火《清议报》馆，存稿被毁”，康有为痛心疾首者也。到香港，问母病，侍汤药，原想多待些时日，陪侍母亲，略尽孝心，粤港之间，门生故旧，却不时有警讯传来。其时“清廷正拟废德宗立大阿哥”，康有为抢得先机以保皇会为名，在海外先行披载于报章，西太后之恨可想而知，“悬金五十万购先君头”，“某夜，刺客忽至，相距仅尺许”，康有为“大呼闭门”，香港警员至，“贼始走避，门人狄楚青、唐才常犹在楼下谈也”。行刺未遂后又获密报，凶手购买康有为居室之邻屋，准备挖地道，“以炸药轰之”，南海又捡得一命，却是不能待下去了。

劳太夫人催康有为赶紧离港，保命为要。

康有为诺诺连声，然何路可行？何处可去？

逃亡者逃离之后，似是海阔天空皆我所有，其实对逋客而言，往往是一路难寻，步步难行。正当惶急无措时，有新加坡名邱菽园者汇赠千金，而南海与邱氏素不相识，盖邱氏敬重康有为变法救国而蒙此大难，远致千金以为助，“并邀往南洋避难”。十二月廿七日辞母，有梁铁君、汤觉顿为伴，坐船离港。一九〇〇年正月二日，到新加坡，先寓邱氏之“客云庐”，后迁“恒春园”，楼名南华，时值康有为四十三岁初度，梁铁君、汤觉顿为南海置酒，一为话旧，二为消忧，南海有诗两首：

四十三年现化身，  
五千里外托逋臣。  
南华楼上环花气，  
上野场中旧酒痕。（去岁梁任公偕同门三十余人祝我，饮于日本东京上野园）

天惜残躯经万死，  
生为大事岂前因。  
红氍绿叶凭栏话，  
北望尧台总怆神。

二月二十六日迁出邱菽园之“客云庐”，偶然看见书架上有邱氏所著之《赘谈》，南海读之，不禁长叹，原来菽园所著竟“全录余公车上书而加跋语”，真是“海内存知己”矣！“过承存叹，沧桑易感，亡人多伤，得三绝句，示菽园并邱仙根：”

忧时曾上万言书，  
十万残生亿劫余。  
海雨离居读君作，  
凄凉旧恨集公车。

平生浪有回天志，  
忧患空余避地身。

最恨邱迟伤故国，  
题名记上少斯人。(今日乃知菽园本联名，  
龙华会上，恨少君耳!)

圣主维新变法时，  
当年狂论颇行之。  
与君北洒尧台涕，  
剩我南题孔庙碑。(君创孔庙学堂于南中，后余贻书  
陆祐，卒成之，今之尊孔学堂。)

故事：自康广仁被清廷斩首喋血菜市口，康有为逃出罗网后即与诸门生故旧商讨，如何应对劳太夫人之问：“尔弟何在？”此一死生大事南海云“未敢白老母”，于是有南海为首，相关人等合伙骗劳太夫人，“广仁远在蒙古异乡”，还得有门生好友“时伪作家书以报平安”，使家书频至，老母心里稍安。“今使觉顿写之，以痛泪下”：

更无魂梦坠黄泉，  
夜雨伤神又两年。  
伪报平安怡老母，  
未能下笔已潸然。

不能据实相告，还得筹划“伪作家书”，总是欺瞒乃至欺骗母亲了，虽有人情之理，总是不合天理了。

三月，康有为又遣梁铁君秘而不宣到北京寻广仁之墓，务携遗骸以归。梁铁君据先前得到的信息称，康广仁被捉时正如厕，一同被捉的尚有南海门人程子良、钱君白并南海会馆仆人王升、王贵、田叔，三人坐一囚车，投入监房，钱君白、程子良谓：“我等必死矣！”康广仁“从容言笑以解之”：“汝年二十余，我三十余，不愈于生数月而夭，数岁而死者乎？一刀而死，不愈于久病岁月而死者乎？若死而能中国强，死亦何妨？”子良曰：“外国变法，前者死，后者继，中国新党寡弱，恐我等一死后无继也。”广仁谓：“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何患无继哉？”刑部提审问：“康有为何在？”（梁启超著《康有为传》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团结出版社2004年

6月第1版。下同)

康广仁答：“已出天津。”

“何以私逃？”

广仁又答：“奉旨敦促，经奏报初四日起程，并非私逃。”

一八九八年农历九月十二日，“四下钟菜市口行刑，观者如堵。”广仁第一个被斩首，其余五君子从容赴义。广仁就义时仍着短衣，南海会馆中人以康有为的衣服着之，“乃为缝首市棺，葬于南下洼龙爪槐观音院旁，立石树碑曰：‘南海康广仁之墓’。”康广仁殉难时年仅三十二，无子，遗一女名同荷才八龄，康有为抚养、启蒙，视同荷胜己出。梁铁君到北京后多方打探，知南下洼在城南宣武门外，又找到观音寺，于康广仁墓前跪拜、饮泣、燃香以告，“奉乃兄之命而来”，漏夜收拾骨殖而归，康有为又是一番痛心泣血。

读者或谓：梁铁君何许人也？侠者也。

康有为记道：“侠者梁铁君闻余蒙难，弃家从亡，同居日本，日夜相共，偶与围棋，感事联句。”

联句诗云：

偶向人间似弈棋，（梁铁君句）

一枰黑白到今疑。（康有为句）

关心自有旁观者，（梁铁君句）

若问输赢浑未知。（康有为句）

侠者铁君，诗人也，这一首诗有玄机在。

时为一九〇〇年七月，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呼告后两年。屠杀者以为得计，然康梁维新精神及思想之火光，蛰伏于人心，闪烁于长夜，鼓角于地下，岂可一朝灭尽！先是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康有为“号召救援京师”，以抵抗外国侵略者，并“宣布载漪、荣禄、奕劻、刚毅误国罪状”，与此同时“遣门人徐勤募款海外，李福基劝会众（保皇会，笔者附识）输饷，邱菽园出力尤巨”，为何？自立军将要在长江流域起义，南海在《勤王宜直捣京师

说》中指出：自立军起义后，“我若长驱河朔，直捣燕京，观望之军，既听我枕席之过师，裹挟及仗义之相从，可助我声威之浩荡”，而“大功必成”。

故事：唐才常，湖南浏阳人，谭嗣同至爱至亲之好友，曾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与梁启超齐名，对康有为执弟子礼。谭嗣同被杀，唐才常决意为其复仇。“东渡日本与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日夜谋划，欲为嗣同复仇，以救中国。”又据马洪林著《康有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称：“这次起义的主将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维新派健将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的指导，从保皇会那里先后领得二三十万元巨款；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称之为‘极峰’，吸引了许多革命派的骨干参加起义。”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称，其时号称“凡十万众”的自立军成员主要为青红帮会中人，及部分新军。其中不乏爱国义士，但作为一支军队举凡军纪、指挥、后勤及指挥系统等，自有诸多先天不足，惟其核心、骨干，则集中了康梁门下，“皆前时务学堂高才弟子也”，如唐才常自任自立军司令，一旦起义打响，林圭主持武昌前线战事，吴禄真、徐怀礼、蔡锷、范源廉、罗昌等“往从梁启超奔走策应”。其起事之初，“先拟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举兵援京”，刘坤一未予拒绝，但提出“与鄂督张之洞同举，之洞故狡猾”，何种狡猾？张之洞是何态度？年谱中未有下文，然张之洞与闻自立军将欲起兵，则当可无疑，而杀机祸根也由此而伏焉！

康有为在是次自立军起义中的角色，其作为精神领袖自无可争议，笔者查阅《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一九〇〇年七月前后的所有信札，直接与自立军相关的：共四十余书札，其中徐勤独十五札，盖徐勤负责筹款，自立军为购枪弹急需银子催南海，而巨款筹之亦难，故徐勤竟有几书未复，南海少有盛怒而责爱徒，其心焦虑也。从这些书信中可以分析，所有筹款事宜均由康有为向保皇会各埠支部发出指令，总其责，且事无巨细多有顾问，“我虽不能遥领，亦当令我知之”（康有为语）。康有为信中云：“且仆受天下之责望，领众人之巨款，终日兢兢。今各埠信电交催，并催勤王，急如星火，见之愧赧，无地自容。”并告徐勤：“撙节一切以办货，货者枪械弹药也。”又云：“弟目疾可念。”徐勤有眼病，且问“镜如母疾如何？”再嘱所筹之款所输之饷，“全饷购械”。又：“然沪能购械，省此运费矣。”